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龍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孝親

宋光宗紹熙間權戸部侍郎袁説友乞過宫上奏曰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宫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

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
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縁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
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
夕定省自天子逹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
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
聖㫖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一
来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
之恩尊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

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宮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頤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弟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

掩心大星而又黒祲亘天萬目駭覩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内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灾衡岳山頽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

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揺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

去以俟罪讜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說友又上奏曰臣輙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
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
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名晉擢盡出親除令叨
誤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
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
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
事變一有叵測不能刳瀝肝膽罄竭忠誠以効古人正

捄之義是有負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慈闈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于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何止以日為歳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宫百官君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来親聞都人私語籍籍是以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彦逾等亟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臣亦竊意陛下必須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

子控奏懇惻之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
出不謂又降免過宫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
宫拜表稱賀親見外而居民内而禁衛上而縉紳下而
走隸相顧嘆息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縁既廢玉卮奉
觴之禮重華殿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鼇山前列不聞
三呼大樂弗陳壽儀俱廢人情憂愧無不咨嗟閭巷所
傳尤為不一陛下深居九重必不聞此臣既叨從列略
不以告則臣之罪誅戮有餘若於此時陛下不急為之

改圖實恐他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以聖父聖子初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日之內選定一日就令日先降過宫之吉所有百官錫宴候過宫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塡紛紛多端之横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觧外夷傳聞輕視之玩心安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閒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扣頭瀝血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聖意貪榮戀禄

實以過官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茍容取悅隱而不言萬一事出非意騷擾聖懷臣之孤負聖恩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彦逌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子奏聞外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皇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

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忠而赦之臣無任百拜昧死

説友又上奏曰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况陛下崇奬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儻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宫天語再三曲加領略面諭臣等定以十七日必駕乗輿臣爵躍鼓舞不勝慶幸惟是臣粗有

悃愊欲得面奏屬綴班末不敢躐次玆幸玉音確許定
日用敢敷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
非過宫日分須合預降指揮又縁自累月來久闕定省
常禮中外臣子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定日面許從臣
俄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宫遠近
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
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
臣亦無顔面可見君父兼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

懷顒望陛下一来何止以日為歳今日從臣同班合奏
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
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
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横議别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
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
過宫之旮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
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弭不
測之禍慰安兩宫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

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浸生事端

暫於離間因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事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玄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位靈武懷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禹繼舜揖遜授受其視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內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墮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聖子兩宮懽愉壽皇果斷剛

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
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
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
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宮鑾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
浮言久撓聖聽儻或事有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
所不敢辭如蒙聖斷勿忌勿疑命駕如期一洗羣惑豈
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
不勝至榮大願臣仰瀆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

忠而赦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輙具奏剳干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下優容其言未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臣茲者復以事勢迫切非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亟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會慶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控瀝懇告百官奏疏痛切恭聽過宮指揮以時刻為歲至今既未聞警蹕又未先降指

揮人情愈更憂皇口語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最是百姓譁言軍人偶語扇搖毆衆思倡亂端人情至危陛下豈不略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則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

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尚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聖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宫之事為終非所安以日即軍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宫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

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宫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目前人言可畏人情已揺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宫自知非便外議紛煽猝難撫定因此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纎芥可疑壽皇聖節今将七十年来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

之愛子天下一同陛下因何所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
浸潤之言左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
親子可以浸潤左右而離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
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涼以來
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欲見之意陛下
可以灼然無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
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容以宸翰一緘如家人之語其間
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

會慶聖節翌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欣愉當須賜答力求招請然後陛下降指揮云来日過宫其重華宫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扆過宫纔畢萬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宫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夷狄妥服陛下於此

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横議以擾聖聽如今日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兼慈福冊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是時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當親率羣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宫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

天地如事父母竭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宫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今區區之誠正以過宫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譊譊冒凟聖聽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

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令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為常事事關係非

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此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

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説友又上奏曰臣近以事勢廹切常貢封章乞早過宫以弭外變雖小臣狂僭宜在譴訶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資誠孝聖度髙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謦咳未鳴人言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才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廹誠恐禍變之鼎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

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爲無敵富爲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然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銷月亡使社稷爲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彜之同然無出父子之至愛雖在襁褓之内皆知父

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忍死而力爭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儻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令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自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

炎而定省愈闕人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宫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囂囂然傳於道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羣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

家喙市有市閧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迹設或一夫鼓倡指目問罪大義所迫千百從之頃刻之間人心瓦解覆亡禍變倏在目前陛下雖欲安處九重之内必不可得也所謂夷狄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背違之甚易維持之實難深鑒將来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宮則人心怡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

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得行也執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良心之復返釋去往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于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

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羣議度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閱義理高宗皇帝仙馭上賓壽皇雖在衰絰之中而即授神器曽不肯少遂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

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乃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狂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揺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滛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顔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

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毋相見鄭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黄泉毋相見也此皆亂世名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游施於隣里客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兄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之𡚁愛壽皇者非曰與舜並言也果何所事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

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兩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為乎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舉華甫儛喜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歡即驗彼此無可疑之實尚何疑哉尚何疑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以防禍變次述毋自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

賜過宫天下之人見者目悦聞者心喜以銷旱變以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立名一朝之患遂成終身之憂社稷傾危生靈隕潰禍變之至不待瞬息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忠於愛君廹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

以来勤卹民隠厲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强所能為也夫以陛下天縱如此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宜在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事也重華遠于南内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宫愆期窜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

以冐天聽然而淸蹕未聞日復一日人心揺動中外憂
皇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膚
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比因
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
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宫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
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趦趄未行欲駕復輟者
聖心殆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
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

兹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歳固嘗有疑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羣臣封章抗疏不知其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羣臣之論奏遂回父子之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宫者三焉册寳禮成兩宫胥慶雨雪應瑞羣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鼔舞當是時也夀皇天意忻愉欵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夀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夀皇拳拳愛子之實陛下所目撃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夫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毁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别或有讒言毁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髙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

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陛下可以於此而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髙明小人之言必自洞見然而姦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衷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黙慮判然無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竊

聞聖恙始若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絶
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春
秋既高豈宜久抱疢疾醫官日中一一可考陛下當此
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視
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見骨肉
之至親纔侍慈顔必寛慈抱慈抱寛則疾自愈于此時
也安有纎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
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宫問安雖陛下

過宫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
陛下過宫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
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心矣又曰
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興念矣嘉
王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踈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
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
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獘脣腐譊譊而
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於堯舜三代之域今日

過宫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
倡為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説以誤
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
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至情了無一
事一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儻不能百口祈
哀冐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兹幸
自兩三日来壽皇聖體稍就向安此盖祖宗在天之靈
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

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脩問安之禮慈抱必大懽愉天顔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迫於愛君言不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

待罪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宫面奉玉音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户部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宫面奉玉音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臣某即以聖語宣諭臣點等竊惟過宫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事止縁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

商量則是尚懷疑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
今浹月醫官日中歷歷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宫問安
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
日来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况春
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兼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
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
乘輿少徇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疢之中得見陛下必大
喜悦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宫亦可少息

軍民之憤無自旬日以來居民揺亂遷徙大半居城内者則移居村落居近郊者則移居旁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為之倍長甚而兩宫閤分囊槖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宫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絶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自古逆天悖人禍亂未有不作誠恐一夫問罪或有響應陛下豈得不寒心也

臣等實以今来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宫之頃外此實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説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廹於愛君再三千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説友又上奏曰臣等連日號泣五上奏牘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陛下為人之子既不臨喪又不視斂既不舉哀又不成服中外憤怨萬口一辭乞速賜過

宮少回子道少弭禍機鑾輿寂然天理盡絶不知臣等所奏陛下略賜睿覽否凡數日来三軍怨謗之語百姓駭愕之憤皇天后土譴怒必深臣等已具載于累奏矣雖陛下自知於理悖逆欲得少文其過遂降指揮託疾未往然民心至愚而神豈能罔以虚語累日外傳陛下宴飲如故宣喚俳優託疾之言人固不信又聞聖心懷歎親挾弧矢欲以自防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自危其身一至於此臣等實為陛下痛惜之也夫避害就利違

禍向福誰無是心陛下天縱聰明而累月以来因不過宮自基禍本今又聞喪不赴子道盡廢天下訩訩神人交憤何苦自欲捨利就害背福取禍而繆戾若是哉臣等實所未曉也今壽皇之喪已八日矣藉使果有疾病尤當力疾奔赴今陛下安處深宮懽宴自如使閭巷之間有父之喪為其子者涉八日而不一奔慟陛下見此等人必當深嫉之而陛下貴為天子豈可躬蹈而身履之耶今事至此已極矣軍民之怨憤已深矣天地之怒

氣已見矣十三日成服之夜白虹亘天古人以為兵象
陛下觀此天變觀此人心儻陛下不憂不懼不悔不悟
臣等將肝腦塗地陛下雖欲君臨天下臣恐不止於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而已陛下豈可不略為之寒心哉臣
願陛下痛念慈父罔極之恩少盡人子哀慟之感速嚴
法駕慟哭梓宮之前以謝前愆以銷禍本如更不然臣
等與百姓三軍皆未知死所矣危亂已迫不復忌諱惟
陛下以宗廟社稷為重而亟圖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痛哭泣血以言今月初九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天崩地拆禍變非常内外百官三軍萬民誰不痛心瀝血號慟之聲遠近相接陛下聞喪之初謂當痛咎前日久不過宫遂成終天之訣不俟命駕便當如嚮来壽皇聖帝初聞高宗大漸之時以小轎便路急趨宫闈雖不得父子一見猶當括髪哭於斂床留宿喪側親視百官有司辦集後事以俟舉哀成服尚未足以贖前日久不過宫之過不謂陛下曾大不然

凶訃初傳從容御朝廷見臣下雖對宰執及羅點王音
有使當過去之語而陛下一自退朝至今八日安坐深
宮起居服御並如常時視父之喪如他人事略不少介
聖意喪禮並不舉行臣子軍民驚愕駭異怨憤謗讟不
可聽聞從官羅點等同臣皆是蒙陛下厚恩忽見陛下
人倫天理棄滅皆盡人子之道毫髮不存外議沸騰惡
名太過已不可掩不忍陛下一旦自陷不義至於此極
自初九日連貢封章控告陛下乞早過宮使陛下俯聽

臣等所奏即駕乘輿猶未足以塞中外之責而陛下一切不聽更為杜絶草奏之計明示不肯執喪之迹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甘心受此大不美之名耶臣不勝日夜痛哭哀苦號天扣地深為陛下惜之也陛下貴為天子天縱聰明而子之事父與父之旣死子之執喪皆是目前易曉之事閭閻三尺之童誰不知之不知陛下何獨懵然於此而略不知也假如市井之間有父之喪其子異居於百步之内父疾不問父死不往號哭之聲不

聞衰絰之服不舉行路交詈隣里共攻陛下若聞此等之人竊意聖心必亦深不平之今陛下乃安然蹈此殊無顧避憚卹之意陛下試思軍民萬姓寧無痛心疾首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懷憤積怒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不為壽皇伸氣復怨於陛下此舉者乎陛下不此之思但欲自信前日無故之疑欲快今日悠為之志不卹慈父不顧天理不畏人言惟意所欲自為得策軍民萬姓無若我何夫使人主而可以為此則是自古亂亡之

君傾危之世皆可以獨恃此說無亂以至於今矣天下安有是理哉今陛下既不臨喪又不舉哀既不成服又不過宮軍民之憤已不可遏雖是前日太皇太后降旨謂皇帝以疾而陛下亦降指揮謂痰眩未能過宮此固欲少寛三軍萬姓之責然誰不知借疾病之說以文其過若降指揮之後或一日兩日間隨即過宮尚可略弭禍機自十三日成服之後傳陛下欲以十五日過宮盡行喪禮今又不然愈覺人情交憤禍萌益張國勢之危

過於累卵陛下何苦於無事無故之中而輕爲危亂滅
亡之事乎臣不勝哀苦痛極重爲陛下惜之也未審聖
意竟欲何日過宫唯復候事稍定而後命駕或候人情
稍安而後一出抑終於永不過宫耶若候事定而後行
今成服既畢喪事種種朝廷皆已節次施行事初未嘗
不定人情洶洶正緣陛下有父之喪泰然安處所以人
懷憤怒若清蹕一行人情自然浸定若謂永不過宫則
是陛下不復以祖宗社稷爲重矣夫自天地開闢以來

國家滅亡社稷傾喪亡慮數十陛下觀史之際豈不洞見所謂滅亡傾喪皆因無道不義不知悔過以至於此陛下毋謂宗廟社稷可以任意肆志而能長守永有者也十三日成服至夜二更白虹貫天自東而西連亘不散都人皆見之臣謹按漢鄒陽傳言白虹貫日釋者謂白虹兵象也陛下觀此天象豈可略不知懼今最可憂者三軍之士感壽皇之厚恩一旦聞喪朝晚哭聲震動營寨見壽皇方疾陛下久闕定省之禮親侍湯藥曾不

一講諸軍已懷憤怨又見壽皇既崩陛下聞喪不顧喪禮既廢孝子常禮並不舉行累日以來偶語訛言真有疾視其上之意前日白虹亘天之象陛下豈可不略動聖念為之寒心耶陛下豈不見近日北方猶能為其祖持三年之喪乎北方者草昧初開文物之未備制度之未詳尚能知莫我壽皇三年終喪之孝慕德鄉義以為一方盛美今陛下為中國之主統人道之教何為甘心不能為他人之所能為者乎陛下儻念慮及此臣竊

料聖意必赧然顏汗而心媿也況目即已差賀生辰使人又差告哀使二使既到敵境或敵中館迓使者或其酋主咨問及陛下不持父喪之事不知二使何以答之貽笑遠人輕侮中國萬一遂為問罪之目有南下牧馬之意不知陛下又何以應之此臣子所以尤心悸而股慄者也兼陛下安處宮中更不成服又不知命駕登輦之時所服何服穿執奏事之頃以何服見若猶用吉服則陛下是全不以天地祖宗父母為念矣竊恐重得罪於

天下陛下將何以君臨億兆鎮撫夷狄哉壽皇未上賔之前陛下不肯過宫猶曰自有所疑恐壽皇有所加於陛下也是以趑趄而不敢往今日之事與前日已大不同哀哉痛哉壽皇已棄陛下而仙矣陛下前日之虛疑今尚何有不知何所疑畏而復如前日猶豫而不行耶中外之人嗟嘆駭愕深不曉聖意之所在臣願陛下鑒臣之言略加聖慮以亂亡為可畏以社稷為可危即降指揮過宫行禮念慈父罔極之恩盡人子哀號之苦聖

駕一行易危為安變禍為福不勝宗廟社稷四海蒼生之幸臣今來拳拳所奏豈為身謀止緣受國厚恩蒙陛下親擢愛陛下至切憂陛下至深欲陛下為至孝至賢之君願陛下有順天得人之美自四月以来臣所以自嘗三上奏劄乞早過宫兹復控瀝肝膽直言禍亂以犯天聽惟陛下財幸而亟圖之臣雖就鼎鑊死亦榮幸

光宗時朝散郎祕閣脩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
聞陛下過宫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
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
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説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
恩起當藩屏之任静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
立主德脩人心恱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
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揺腹心蠱壞大勢傾
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竒材逺略亦無所施况

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容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

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釣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
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説為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
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
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性何為而然哉初
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
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
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

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捄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毫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刼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

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

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捄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廹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説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

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介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来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宫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

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僣亂將仗義而起又致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臠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

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謡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屛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

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為本漢以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曽祖母重華皇后為祖母宫闈㒓立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陛下天性之孝光于

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為之何待贅
也臣偶有愚見輙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
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
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宫
掖況太上皇帝居東宫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己五六
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令娭侍
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奏請稍沿漢
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清閑出則從遊

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為證靖康初徽宗内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勣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宫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美談高宗内禪壽皇亦甞命錢端禮使德壽宫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況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

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内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衆哉必有至德要道能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悦於下所敬者寡所悦者衆盖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闕則上自縉紳士夫下及庸夫販婦遠至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已非若其他一言行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也故經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其效至於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茍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譴告出於天而灾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人而禍亂作於下如是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信臣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脩五日一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

兩宮慈孝者是皆為陛下忠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為離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姦人私自為計以誤陛下聖聽臣願陛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悦懌四夷聞之必自敬畏姦宄聞之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陛下自三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香最為盛禮前數日陛下既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

陛下尊為萬乘體貌大臣浚發玉音蓋無不信之理縉紳傳聞朝夕顒望方以為慶至期又以免到宮為辭車駕不出羣情愈大失望今會慶聖節近在兩日人心憂疑羣情鼎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陛下父子天性豈待臣等多言第恐有離間之人誤陛下過為疑畏陛下胡不以已行之事驗之乎去年會慶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戒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

輟不行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懽然終日燕樂直至迫暮秉燭而歸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覩比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愛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廢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湛恩錫宴上自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以上無不鳴鐘擊鼓飲

食醉飽盡終日之歡設若陛下是日復以他事為辭臣等竊料北内淒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思及此亦豈能恝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覩季秋以来近則太白犯心熒惑入太微黒祲並起地如雷震逺則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咸大可畏臣等選懦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學髙明能晏然不以為慮乎伏望睿慈深鑒古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為可畏以人心為難保

以事親爲至德以讒言爲商鑒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率羣臣奉觴稱壽退即宫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孝兩宫吏卒都城百姓歡喜望幸人得所欲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一舉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悦景貺繁臻宗社延長生靈慶幸冒瀆威尊臣等不任惶懼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戒都人夾道徯望清光而俟立久之忽傳

重華恩旨令免到宫一時羣臣相顧駭愕初不知其所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訛謗傳播多端然臣等備數邇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興微有感冒故未能出蓋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據講筵所闗報來日開講臣甚喜聞聖躬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顔為幸然妄意竊謂㑹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觧都人之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權住來日開講幸今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華略

舉玉巵為壽之禮實為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猶未能出雖少遲三數日視朝蓋亦未晚臣久荷恩私誼圖補報惟欲增益聖德不敢茍為身謀輙貢瞽言死有餘罪惟陛下幸赦其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下天崩地裂海内摧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軍萬姓尤切痛心伏覩古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以朋友州里舍人為之今陛下親為壽皇之子承付託

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乞宣封面陳悃愊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綱紀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

難高宗中興十年力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来日過重華宮大斂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號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兼有合奏稟事件昨日乞詣後幄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别日引縁其間有一事尤爲急切不敢不奏知臣等昨日初議縁十

三日已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宫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奏知及具表文將詣後殿門外拜發而禮部太常及侍從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為陛下嘗有指揮候疾稍愈日過宫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顒望車駕先一過宫於大行梓宫前衰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幄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三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皆可次第舉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俯從典禮臣等量度

事勢鑾輿蹕出萬無他虞其於聖德實非小補臣等無任瀝血竭誠哀懼祈請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曽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羣臣亦未曽於素幄面慰綱常盡廢何以為國衆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慚懼無以鎮壓伏乞陛下勉為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羣臣輸忠之請

特降指揮於初三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
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
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蔡戡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孝莫大於安社稷非若衆人
之孝區區致養而已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患
無以為養使親安於至養乃為孝之大者唐之太宗明
皇掃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於父高祖睿宗
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亘古莫及故為三宗之冠近者太

上皇帝聖躬違豫有虧典禮人情訩訩社稷幾殆陛下
上迫太皇之命下徇臣民之請光履帝位君臨萬邦詔
令一頒中外忻戴軍民帖然頓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
社再安慈闈萬年永享天下之養陛下之孝如何當是
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逡巡而不發陛下退托而不
敢當禍變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宮得以安乎陛下得
以高枕而卧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宮過於
唐二宗遠矣陛下天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

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為也臣竊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闕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顔然陛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禮不可不至給侍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人子之間不生疑間曲盡孝道終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上天佑之下民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

祚天下幸甚

䖍又上奏曰臣聞孝者百行冠冕孝行一虧它美莫贖夫孝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誠所格天為之降甘露地為之産芝草人君為之旌表門閭里巷相傳咨嗟歎息以為美事儻不順於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倫之所不齒幾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葢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

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產猶且飲食不忘寠人之子父母無一金之遺亦思此身之所從来身體髮膚皆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乎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人主一嚬一笑九州四海之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分禍福之應有不期然而然者又況德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其所感召疾於影響吁可畏哉去歲災異屢見人情恟恟朝不謀夕陛下一枉法駕親朝北宮天意

頓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觀復還自春以来不雨定省又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旱勢已成若至芒種雨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惶口語籍籍咸謂陛下孝行有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

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倉皇倉擾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於天位付與之大莫大於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為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憾惕然而改趣駕過宮二聖重

懽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必獲自天之祐以之示人必得百姓之懽上以弭災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頣旨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於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為陛下計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光宗欲幸玉津園秘書郎曽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如弗

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問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急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草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

寧宗即位初彭龜年上奏曰臣等竊思今日事體最重最宜先致力者莫如陛下往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為

第一事父母與子既得相見知前日太母冊立之因軍民擁迫之意出於倉忙非陛下之本心此心既明父子無疑則天下事以次可施行矣今議者所以遲遲未敢從聖駕之行者但恐有死生不測之憂耳此一種議論害道理賊天性世豈有為人之子而疑父母圖己致不敢見者如此即與前日太上與重華之事何異此理甚近不難見也為陛下計但只一心一德盡所以事父母之道焉有不感動者哉願明詔大臣急決此事勿以外

物利害憂迷動其心則議論自定矣
黽年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
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寘之法從之列恩深力小恨
無補報惟有區區朴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
悃愊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即阼以來聽言納
諫不啻如流雖臣狂愚亦荷採攬獨移御南内一事臣
凡五次口奏始若開肯終於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
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默不言則臣負

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於義不安者有二於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内之意異時攅宫既畢虞主既還几筵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於義不安者一

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為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之事固便於事父母然為其父母而捨其祖於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為祖屈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内之朝於事祖事父疏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既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宫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

既奉壽皇几筵於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它矣陛下若捨而之它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然於外是為父母而捨其祖此於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於百姓禁戢掊剋優䘏將士不得罪於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謫不得罪於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涣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内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未知懲太

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
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於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
今日陛下之於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
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遠
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
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於國不安者一也臣
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顫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
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

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本朝立國規模最為長久然治忽消息百六十載而猶有靖康莫大之禍國家中興駐蹕江左揖遜授受使斯民得以奠居者將七十年亦可謂之久於無事矣然於可喜之中而遽有深憂無虞之中

而遽生多故事體疑阻人心睽乖皆發於綱常根本之地有非意料所能及矧復乖氣致異可駭可畏是豈可不深察其故而思所以為轉移之方也自紹熙二載初郊之夕風雨暴至禮不克成太上皇帝聖體違豫中外惴恐由是而後問安視膳浸闕常儀臣民之心固已不遑寧屬天降大禍孝宗皇帝奄棄萬國侍疾臨喪之志竟莫能伸於斯之時軍民恐讟訛言浸興衆心皇皇人思逃難流傳駭異邊鄙生心國勢阽危至是亦云極矣

太上皇后因上皇詔旨順人心定大策爰命陛下以元
子而承大統主孝宗之喪蓋天祚我宋變不失正故天
下無改容動色之虞然遭變居憂寧親為急陛下嗣位
已閱三時天性至情固莫能間而躬致色養猶未有期
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將何以解此憂乎此憂未解根
本愈虧苟因循度日而祇付之無可奈何則臣恐天人
之心必愈咈戾而弗順矣何以言之陛下初政非有愆
闕然自去秋以来大風震雷殊為駭常而天目諸山水

涌石裂其變尤甚畿内千里非旱則澇春霖為害二麥復傷上辛祈穀行禮之際狂飈忽起不克升壇重以雷雪相繼秖在一二日之内天之示戒必有所以孟軻氏有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必至於親心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上皇既以感疾不得見孝宗抱終天之痛陛下又以事勢齟齬未得見上皇以少慰聖心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則在今日戒懼齋栗感悟親心以和召和轉灾為福實難少

緩伏願陛下深惟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重念綱常根本未能植立之為可憂親心未豫則天意未和天意未和則人心弗順一有災變便難支持寢食起居誠不可以自安燕遊逸豫誠不可以自縱一念一慮一舉一措皆以未得乎親為深憂有如親心未怡未得承歡膝下則庶幾遥望顔色以通此情徘徊徬徨不忍遽去左右前後必皆感孚真積力久聖父慈懷又必自有不能已者或上皇氣體猶未和豫陛下未得遂嘗藥之

念則起敬起孝尤難自同於常時儻上皇氣體日就康寧既得時展定省之禮以慰天人之心復得同過重華以弭萬世之議臣雖至愚必知天灾可息於上外患可銷於下自成祈天永命之功也茍或歳推月移竟成否隔使綱常根本終於淪斁則天下久安之勢難保而易危菑害之生未知所極臣世受國恩情迫意切發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幸

寧宗時起居郎兼侍講劉光祖上疏曰臣仰惟陛下誕

膺天命纂紹皇圖聽政行宮凡五閱朔迨于烈祖梓宮發引然後徐蹕移御大內都城萬姓爰瞻爰仰載感載欣而臣之拳拳竊料聖心有正位凝命之思有臨朝願治之意見於始至之日而未嘗以萬乘之貴宮室之崇為安且樂也何以知其然也方陛下之踐阼於素幄也倉卒之際不得不達權以安宗社當時聖心蓋亦憂禍亂之生於俄頃故於此而執喪焉於此而聽政焉夫豈得已乎哉曁大行因山有期廣內清宮以俟陛下之臨

御人情豈遠事理自然而廷臣或者猶有隱憂勸陛下且視朝於行宮則蓋有三説烈祖之靈雖畢虞祔而几筵一朝闃寂陛下孝心詎忍忘之乎一也太皇太后耄期之傷皇太后淒涼之感晨夕定省豈得不關聖懷二也況外人竊議太上神明未復禁中皆不敢深言已定嗣君而今也宮墻咫尺恐太上未能沖澹於物初往往虛疑過傳播在羣聽太上皇后以母臨子或旨命有所難從則陛下何以處之三也凡廷臣之忠於陛下者人

人懷此三說而陛下有所不能從者豈陛下之得已哉臣竊意聖心亦有三說即位相將半載而五日一朝之禮未得一面親顔今而咫尺宮闈勢必得見一也行宮內外淺隘周廬徼道無所設供奉百司無所處九重如寄二也況廣內未還則名體不正名體不正則疑議妄生疑議妄生則敵人窺伺三也廷臣欲陛下且居行宮者則有如彼之三說而陛下聞之憮然有所不能從者又有如此之三說臣故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必當使

此六說者毫髮無可窺議在陛下於還宮之初凡事好為之而已矣陛下還宮之後爲事事皆好然後廷臣之三憂俱釋而聖心之三說始明臣請詳陳其故且陛下初臨大内其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不可忘也久而憂畏之心又當令始終如一不可怠也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宮中三年之禮有同朝夕臨對几筵人謂陛下居烈祖之喪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一憂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慈福壽成必交相慶

慰曰吾孫今日能不替其烈祖不謂老年憂患有賴聖孫人謂陛下奉曽祖母祖母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二憂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純意所感天猶臨之而况於父子之至親豈不相愛母子之至愛豈不相憂而何至有它疑之可慮旨命之難處乎陛下於父母能盡其道於政令能盡其公人謂陛下事親無有不善此事實好三憂釋矣如其不然陛下憂畏茍忘茍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子之於父雖曰密邇而情未必通母

之於子或至牽制而事有難處方且涉外人之所疑而不能如陛下之初意則陛下之一說始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宫室之盛百司之富嬪御之備九重之安皆足以移陛下之本心則陛下之二說又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名體雖正而疑議方生疑議方生近且不服如遠人何則陛下之三說亦無以明於天下矣臣故曰使六說者無一事之不善無一毫之可疑在陛

下好為之而已矣而好為之則不過憂畏之念常存而已矣憂畏之念常存然後陛下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而天下不議何況今日之社稷乃高宗皇帝再造之社稷孝宗以憂勤而社稷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社稷幾危今日之宮室乃高宗皇帝中興之宮室孝宗以憂勤而宮室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宮室幾危則陛下可不深念而切鑒之歟陛下入宮室而思社稷則雖欲不憂畏不可得也夫謹於始至後猶易怠若始至而遂

安且樂之後將如何哉是則陛下新御大內乃政令之美惡所從出志意之勤怠所從生心之畏肆所從分身之奢儉所從定嗜欲之厚薄所從見愛惡之取舍所從知生民之休戚所從關家國之安危所從系也陛下天資明哲悉慮悉知而況目覩艱危克自抑畏移御之始寧不有感於聖懷而臣官當記注職預論思心乎愛君寧免過計輙忘罪觸仰瀆淵聽雖出至愚亦人臣事主之分當然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二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敬天

宋哲宗元祐八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

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圜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敘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

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

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僞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

升降動静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恱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来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来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

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小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徽宗時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

常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葢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睿慈申敕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容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奏曰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畏天為心其意若曰天道雖高其聽甚邇語默動靜天實臨之故一話一言一舉一措靡不孜孜恭肅務格天心方今大寇憑陵民墜塗炭四方歸心期致太平者責在陛下臣愚伏乞政事之餘平澹自養正心修身自然言行之間可以動天禍難之作指日消弭凡此皆人君格天之實也陛下聖學高妙固已自得臣愚區區愛君之心願以所知為獻耳

高宗時曹勛論畏天上書曰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於前繼此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遭家多難臨御以來膺天眷佑大約有十皆深切著明之效至於今日已就安定然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為質於軍中繼撫軍於河外其歸也孰脫之其出也孰命之歷數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鉞旄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偃薄風雨將究觀於歷試必保安於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

之根本荆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勝之要地須者四川嚴守關之師荆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犄角之勢截然四固南紀以安原始維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巨盜魁寇嘯聚蠭起曾未幾年掃無蹤跡雖資廟筭亦出天亡其眷佑陛下四也連年稔熟濟接以時大兵之後實難於有年有年固難況屢豐乎是以調發之煩科斂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眷佑陛下五也晉元帝渡江雖遠羯寇王敦蘊峻迭出為亂庾亮有汙人之塵

陶侃有折翼之夢姦宄內訌何以制外陛下廵幸歴時
豈復有此憂哉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其眷佑陛下六也
假劉豫而助之兵尼瑪哈之謀深矣然土龍芻狗卒無所成
豫無所成尼瑪哈所以去尼瑪哈去豫所以廢向使尼瑪哈
不去劉豫不廢則成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
天意委曲如此皆為我宋具眷佑陛下七也達蘭復我
中原而與烏珠異謀雖和必不久達蘭死烏珠用事欲
復取中原而烏舍蕭慶勸其用兵和議去矣臣奉使在

敵中烏舍蕭慶見臣即欲投諸鼎鑊何止被留哉方擾擾間二人一旦連頸被誅臣所親見也向使烏舍蕭慶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眷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於北陛下念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純孝未易就此其眷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敵人復取中原兵再舉矣南北轉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

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烏珠又大舉兵而南陛
下先遣臣勔劉光遠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
幾敵遣蕭毅邢具瞻来審議和議遂定兵已熾而遽熄
事方洶洶而遂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國
人方以和為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為
非而卒從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眷佑陛下十也臣竊
窺天意眷佑陛下深切著明之効不可誣如此豈非以
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紹隆祖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

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於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膺天眷佑而能克脩畏天之事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堯舜禹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載之典謨形乎雅頌班班然也夏少康一廛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髙宗用傅說之戒皆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興衰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采芑六月之章

而庭燎之箴沔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漢高帝崛起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逸樂遽入於無為既老昵愛幾成廢適立庶之誤再世而有吕氏之患天方祚漢特假是以戒其後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能畏天卒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自違天戒末年用人納諫大不及貞觀時留李勣輔高宗終成武氏之

禍又甚於漢之諸呂亦天所命吉凶之報也明皇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為不可欺也聖朝太祖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語祖功宗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兢業恪公為用風俗以厚實儉嗇為本兵以不用為武刑以不刻為平財以不斂為富一言一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以来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熙寧大臣進天命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聽之說文恬武嬉牙孽㣻怨五十餘年奇禍大作而陛下適膺斯時誕受天命天意畀付盖可見矣臣聞既亂必有定定亂必以治治亂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之智豈不明此五者為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意非脫略而不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為矣亦天之眷佑始終於陛下將以成今日

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厲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者區區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漢漢亡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興晉也晉得吳蜀合而為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分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皆得統也五朝而合於隋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唐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

將以興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爲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幷天下太宗皇帝取晉遂混爲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數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數又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重責彼者輕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筭

計見効考其既往驗其將来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決非淺淺者臣揆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不勝拳拳之誠惟陛下裁赦幸甚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未嘗相遠而人君舉動實與天通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道之流行人君舉動莫不與之俱也是故禮曰天秩典曰天叙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動必以天

為言而不敢有貳其心即是心而嚴乎假廟則禮文之見於假廟者不敢廢也即是心而盡乎事親則禮文之見於事親者不敢廢也至於有大典禮大休慶之事則舉之以告亦不敢畧其禮文所以承天意而答天休者固如此若迺一用一捨必明乎好惡之公一賞一罰必察乎僭差之失則又斷合乎天而靡有所易也典禮賞罰悉本諸天動靜陟降罔不在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同乎此心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性與天合

誠自有以深得乎天心然臣之愚猶有不能自已者竊嘗惟念辛亥之春雷雪交作郊禋之夕風雨驟至已而聖躬愆豫中外寒心今兹清明在御如日方升展慶慈闈祗款原廟天宇開霽神人欣歡而況比年以来夏令雖寒然蔑聞霜雹之為異冬氣雖燠然幸有時雪之應期灾害漸銷和氣浸洽對越之敬政在斯時欲望陛下覲天道之甚邇而益思所以戒懼因天心之昭假而益思所以奉承擴夫正大之情以致謹乎德刑極夫感通

之理以致嚴乎典禮即諸念慮驗諸事為咸加聖心以承天意則往歳之灾害可以常弭難諶之命可以常保而聖德隆盛将與天同休矣臣不勝惓惓

光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禄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博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䟽經傳法

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茍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歴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隷祕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鐘鼓而已政事或

闕于下災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
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
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
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
謂風雷弗迷燮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
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
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寧宗嘉定八年袁燮上奏曰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

蒙拔擢浸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天尤莫大於法天葢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於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為豈真能有益於已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於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為法陛下内揆於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

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為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為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日月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於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為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邊圉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

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名兵又豈能息兵哉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浸啟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於公則天下服出於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

以來招延俊彥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用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於湮欝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於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救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恥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施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而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

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飢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於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旣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浸盛廼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内帑之儲本為凶荒之

備耗於移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勑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于衆舍己從人所以為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

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將有超卓逸羣之彦患
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邉備
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
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
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於天者
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静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
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

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絶上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説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為歸美之詩極其稱賛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亦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

所望於陛下也奉而承之于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禆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

嘉定間寧宗有事於明堂權禮部侍郎游景仁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

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

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萬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

淳祐十年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上疏曰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

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

獎諭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三